

处境探讨

香港尼泊尔人事工初探



黄东霞、蒋翠碧、谢建国
(中国神学研究院学生)

引言

处身香港这个大城市，当中除了香港人之外，也有很多不同族裔；尼泊尔族裔人口约有一万六千人。要向他们传福音，须对他们的生活习性和宗教信仰，有更多认识。本文透过搜集数据、访问接触，让我们更认识这个群体。

尼泊尔人在香港

尼泊尔人重视军事训练，讲求纪律，故能成为港英政府时期外籍英军雇佣兵——噶喀兵(Gorkha)。九七的回归，外籍兵成为历史，兵团解散。除少部份的退役军人返回祖国，大部份都选择留港，视香港为长久居所。他们失去原有稳定的职业，须重新投入社会工作，成了不变的事实。

现时尼泊尔人在香港多从事建筑、保安人员等工作。他们多为低收入人士，有部份只是临时工，为了节省交通上的开支他们选择租金较低的地区或接近工作地点居住，如油尖旺及荃湾等。有些先人曾在石岗当过噶喀兵的，仍惯性地住在元朗、锦田等地。

根据 2006 年人口普查所得，本港有 1.6 万尼泊尔人。大部份留港的尼泊尔人是懂中文，只懂说英文，有些甚至只懂说尼泊尔语话。由于部份尼泊尔小朋友语言不通，较难在主流学校接受教育，成为了他们最大学习障碍，。适龄接受基础教育（即年龄介乎 6 至 15 岁）的儿童，约有 1650 人。

全港有 7 间由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校接受少数族裔学童，如：油麻地街坊小学、李郑屋官立下午小学、嘉道理爵士官立小学、保良局陈守仁小学等，而元朗区一间也没有，因学额并不足够，许多尼泊尔学童要花一年以上时间找到学校读书，而一些尼泊尔家长则要另寻其它途径安排子女入学。

若果这些尼泊尔青少年没有学校接收，又找不到工作，他们在游戏机中心、桌球室、公园、酒吧、商场流连，很容易被黑社会吸纳，利用他们卖丸仔、卖淫、卖光盘、殴斗、盗窃等非法勾当，使他们步入歧途。

宗教方面，在港的尼泊尔人大约有 80% 信奉印度教，20% 信奉佛教。亦有少数尼泊尔人信奉基督教。印度教徒多在家供奉神像及图画。

访问篇

3.1 新福机构的南亚事工

新福于在 1997 年成立，在 2002-2003 年李健华牧师看到南亚裔人在港的需要。在开始时设立一小组并聘请一位南亚裔同工协助开拓事工。该同工已离职，现时新福主要由两位同工负责南亚事工，主要透过外展及社会服务如功课辅导班，家庭服务，广东话班接触他们。现与一位尼泊尔牧师合作，每星期五晚一起在佐敦渡船街、佐治五世公园、西贡街公园外展接触、关心这些人，与他们闲聊，派单张，向他们介绍机构服务。

新福知道在港的尼泊尔人讲广东话、中文书写及阅读能力较低，所以开设广东话培训班协助学童学习，也有利于他们日后寻找工作。因此新福设计了一套广东话课程并招募一些义工协助教授。现时他们安排一批理工学生义工每星期五晚于佐敦一基督教机构教授广东话。此外，新福与一元朗教会合作，在教会中开辨广东话班。他们亦与油麻地街坊福利小学及东涌一小合作在学校里开办功课辅导班。

此外，南亚族裔人多为低收入人士，消遣娱乐及交通的花费昂贵，故消闲活动不多。因此机构透过举办家庭活动如本港一天游、餐会等交谊活动与这些家庭及青少年人建立关系。新福与一些教会开办他班、与两基督教机构合作舞蹈班，教授青少年人跳 hip hop 舞。

因为南亚裔的民族重视关系，要以关心及爱，建立关系，相熟后才可以找一些机会，与他们分享信仰。若是太急进，硬销信仰，不但不尊重对方，亦可能有反效果，吓怕对方，因而断绝关系。因此新

福以社会服务关心这些少数族类。他们起初开办事工时甚至没有表达基督教信仰，只是纯粹爱他们、关心他们。现阶段在佐敦广东话班加插半小时圣经故事(story corner)。

招募义工方面，主要是透过新福网页及前总干事李牧师在不同教会、学院团契讲道分享，让一些教会、团体看见本港南亚裔社群的需要。而成为义工的条件除英文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外，更重要是要有爱心、耐性、尊重他们文化、信仰及愿意委身与他们建立关系。

3.2 访问尼泊尔牧师

我们在探访新福事工协会南亚事工的负责人 Joanne 时候，得悉她将会联同一位尼泊尔牧师在该晚进行街头外展工作，我们便把握机会当晚约见这位尼泊尔牧师 Raju Baraily。

Raju Baraily 是香港唯一一位曾接受正规神学训练的尼泊尔牧师。他于 2000 年入读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2004 年毕业任职全时间的牧者。他现时事奉的教会是 Nepali Union Church，位于油麻地。

他的教会于 1999 年以小组团契开始，2002 年正式在油麻地现址聚会，2004 年起聘任他为全职牧者。现时教会聚会人数，成人及儿童约有六十人。教会会友能认识福音都是透过尼泊尔的亲友，大概有六成是在尼泊尔信主，四成是在香港信主。

据他表示，现时全港约共有七间尼泊尔教会，聚会都是以尼泊尔语进行，人数总共约有五百人。

谈及香港教会应如何支持尼泊尔的青少年事工，Raju 认为最重要的是提供基督教宗教教育的机会。神学院能够为尼泊尔人提供训练的机会，惟有他们有足够的的神学训练，尼泊尔教会才能壮大，站立得稳。现时尼泊尔人能接受神学训练的机会甚少，因为全港只有一所神学院有英语授课。此外，香港尼泊尔教会的经济能力有限，财政上未能支持神学生的需要。再者，一般尼泊尔人的学历不高，未能符合入读神学院的基本要求。

论到在教会可以怎样协助在香港的尼泊尔教会，Raju 认为可以由节庆入手，如圣诞节和复活节举行一些联合聚会开始，促进彼此的认识，交流文化，建立伙伴的关系。这样的活动可以建立尼泊尔信徒对香港的归属感，也使他们感受到大家彼此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由建立关系开始，日后才谈到具体的合作。

3.3 尼泊尔的青少年

透过新福的介绍，我们访问了五位青少年，其中四位是尼泊尔少女，两位是念中一，一位是念中二，另外一位是小六。另一位是巴基斯坦少女。透过一些访问问题并在闲谈中，对她们有多点儿的了解。

当中，有些来了香港定居三年至七年，有一位是在香港出生。言谈间，得悉她们喜欢香港，她们认为在香港生活是快乐的，没有什么令她们痛苦。而她们喜欢的消闲活动与香港的青少年差不多，例如喜爱在计算机上 chatting，打篮球、游泳等等。在学校里结识了不少同学，与同学相处也是十分和谐。

她们看自己的价值是正面的，对前途是充满着憧憬，有些想作医生，有些想作空姐。但有着牢固的价值观，就是不会与香港人结婚，多是与同族人通婚。

她们的家庭多以印度教或佛教为主，当问她们倘若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她们就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诚然，她们能够接触基督教第一由于处身在香港的环境，在学校里有机会知道耶稣(圣诞节及复活节)，另外，是因为她们与新福同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以同工才有机会跟她们谈福音，并且带她们到香港的尼泊尔的教会参加聚会。

上述访问都是未能一窥全豹，如果要详细了解她们，就要与她们多接触。然而，我们在访问及观察上也有着新发现，她们是开朗、充满盼望的少年人，有着梦想，对香港的钟爱不少，也有着不少香港的朋友，与香港文化有着不少的接触，她们认识香港的歌星，例如：Twins，Kelly Chan 及刘德华等等，也爱吃港式点心。在非正式的访问中，我们讨论一些中文字，也邀请她们教我们尼泊尔话，她们显得十分雀跃，热烈地写下她们的中文名字。当与她们交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大家都是七嘴八舌，谈个不停(她们按捺不住就会用尼泊尔语倾谈)，弄得我们时常要请她们转回适合的沟通频道。这里充分表现她们活泼开朗并善于交谈的个性，也对我们这些陌生人不抗拒，不敌视。

还有，在香港，她们有机会接触基督教，在学校里庆祝的圣诞节及复活节，让她们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再者，透过新福同工的服侍，她们有机会听福音(其中有两位挂着一串五色珠连十字架的颈饰)并且偶尔有机会进到教会参加聚会。但因着家庭宗教的影响，她们毫不讳言说自己又信主耶稣，又信家中的印度教或佛教。

福音工作开展的计划

尼泊尔本土是一个印度教王国，虽然宪法赋予人民有信仰自由，但在尼泊尔教唆别人改变宗教则属违法，这儿委实是一块福音的硬土。然而今天在香港生活的尼泊尔人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倘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肯定不是违法。那么我们应如何开展向本港尼泊尔人传福音的事工呢？

今次访问给我们的整体印象，香港的尼泊尔人的广东话表达能力非常有限。我们一度以为在香港出生或成长第二代的尼泊尔人，纵然他们的中文书写和阅读能力不济，他们的广东话听讲能力总有一定水平，与香港人的日常沟通应该没有问题吧。但事实不然，他们儿童和青少年还要来新福的广东话班上课，我们要用英语和她们进行访问。按南亚事工负责人 Joanne 说，她接触过一些尼泊尔家长连英语也不会说。

我们以为他们日常会看香港的电视节目，如此，广东话的听讲水平一定不会弱。不过，Joanne 指出他们主要看香港的英文台或是付费的有线尼泊尔电视台。而在香港的尼泊尔人大多聚居在油尖旺及元朗。他们的族群观念很重，我们访问的少女全都不会考虑与外族人结婚。

综合所见，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大多不会说流利的广东话，与外人的接触以英语为主，内部的沟通主要是尼泊尔话。按 Raju 牧师指出，在香港的尼泊尔教会是以尼泊尔话聚会的。故此，我们的教会除非有英语的崇拜或英语团契，否则尼泊尔人是无法参与的。

Raju 牧师指出在香港的尼泊尔人信徒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尼泊尔亲友传福音而信主的。这正好说明以「群体布道」作为完成宣教使命的重要性。

按《普世宣教手册》的数据显示，尼泊尔从未受到外国殖民统治，1951 年起，才开始与外界接触，加上官方语言是尼泊尔语，与外国的语文不通，所以尼泊尔人的民族性会较为封闭，不擅与外人沟通。尼泊尔人既少与外人接触，传统观念会较为着重，不易与外人融合。此外，全国识字率只有 40%，尼泊尔整体的教育水平不高，相信他们学习外语的动机和能力有限。

从尼泊尔本土的国情和在香港尼泊尔人的表现所见，尼泊尔人是不易和本地居民在社交生活上融合。语言固然是一大障碍，民族性也是另一道难以逾越的围墙。故此，我们相信纵使开设英语崇拜或英语团契，也不易吸引尼泊尔人到来聚会，让尼泊尔信徒与本地信徒在同一堂会内相交和事奉。

我们从《普世宣教手册》知道，从 1952 年开始，教会已经在尼泊尔建立，至 2000 年已信徒达 40 万，「教会增长的秘诀为祷告，愿意为基督受苦，传福音和植堂充满动力，神有奇妙的大能。教会分布于尼泊尔 75 个区域，全国大部分族群和种姓群体中都有信徒……尼泊尔的教会在压力下依然兴旺，发展成鲜明的本土运动；在质量、成熟程度和多元化方面有少长进。」据我们看来，尼泊尔的教会既然在本土

福音工作上有出色的表现，在香港也有地道的尼泊尔教会，我们就应扶持在香港的尼泊尔教会，支持他们向在香港自己同胞的福音工作，鼓励初信主的尼泊尔人参加在香港的尼泊尔教会。

似乎训练尼泊尔人向自己同胞传福音是最奏效的做法。不过，从 Raju 牧师得知，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栽培教牧同工的神学训练。他们要在香港受训，语言、学历、金钱都是问题所在。尼泊尔国民每年收入平均只有 220 美元，42%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在香港的尼泊尔教会一般聚会人数不足一百人，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神学生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在香港的神学院应考虑设立专为鼓励少数族裔人士入学的奖学金。

香港有十三间正规的神学院，很多都附设晚间的延伸课程，提供不同程度的科目。近来不少教会也开设属于自己的圣经学院，自行培训教牧人员。在香港，信徒要接受神学教育有很多机会和选择。不过对尼泊尔人来说，全香港只有一间信义宗神学院有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可供选择，况且也有学历的限制。我们不要忘记，尼泊尔全国识字率只有 40%，普遍人民的教育程度不高。如何为学历有限的尼泊尔信徒提供作传道人的训练，是我们需要反省的问题。

如何向尼泊尔青少年传福音？首先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从访问中得悉他们大多盼望在香港发展，故此，除了英语外，学习中文成为他们一个迫切需要。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在香港接受教育还不懂中文吗？原来他们很多不是在主流学校读书。故此为他们提供广东话班和中文班就大受欢迎。这些服务也是尼泊尔教会不能提供的。故此，我们建议在多尼泊尔人聚居的区域如油尖旺及元朗的教会可以考虑和当地的尼泊尔教会合作，一同开设有关的课程。由本地堂会提供师资，借出地方，尼泊尔教会协助宣传推广，鼓励同胞参加。一旦有尼泊尔人对基督教有兴趣或信主，则带领他们到尼泊尔教会聚会，接受栽培。正如南亚事工的负责人 Joan，她也是带对基督教有兴趣的尼泊尔人参加尼泊尔教会。

跨文化事工的反思

跨文化事工当如何进行，本身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但从本地的尼泊尔群体看来，我们有如下的体会：

尼泊尔群体因语言、历史的因素，成为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不易与外人交往，更遑论融入别的群体，尼泊尔人信主后要加入我们的堂会会有很大困难。况且，香港本身已有尼泊尔教会，相信他们都是有活力的教会。故此，我们对本地尼泊尔人的宣教策略应是尽量帮助本地的尼泊尔教会在质与量上有增长。

在质的增长上，我们应当为本地的尼泊尔信徒提供作教牧同工的神学训练，好让他们在信仰上站立得稳，更有效地牧养教会。在量的增长上，我们协助本地的尼泊尔教会为自己同胞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服务，而该等服务是尼泊尔教会本身无法提供的。例如开办广东话班和中文班的师资及地方。透过服务，接触未信的尼泊尔人，建立关系，认识福音。

这样的跨文化事工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对本地堂会的增长没有帮助，因为尼泊尔人信主后不会在我们的堂会聚会，成为我们的会友。然而，使万民作门徒既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就不能计较得失了。

尼泊尔虽有宗教自由，但在尼泊尔传福音使人改变信仰却是违法，外国人会被递解出境，本地人则可判终身监禁。去尼泊尔宣教既有种种困难，相对而言，向在香港居住的尼泊尔人传福音则容易得多。况且现时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有一万六千之多，到尼泊尔教会聚会的尼泊尔人只有约五百人，需要听福音的人何其多。再者，在香港的尼泊尔教会在人材和经济上都有欠缺。所以，本地的华人教会若要向本地的尼泊尔人传福音，最佳的策略就是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大力支授本地的尼泊尔教会。

结论

透过是次跨文化探访，让我们发现这被遗忘的一群本地尼泊尔人，以为他们随着九七回归嘭喀兵解散，大多已回归祖国或移民英国，留在香港的所余无几。谁料，今次重新认识他们，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第二代在港定居的人数不少。原来，他们是我们的一份子。

在我们的概念中以为他们第二代已经适应香港的文化，或是能操流利的广东话。岂料，文化隔膜是如此的深，他们常聚居在一起，多与自己的同胞生活，甚少与香港人来往，连简单以广东话交谈也有困难。他们虽生活在香港，却还是活在尼泊尔的世界。

华人教会传福音的策略多以同胞为主，往往忽略寄居的异族人的需要，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正如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要爱邻舍。教会应藉恩慈的行动接触这些边缘群体，作福音的见证。

参考书目

1. 朱昌銓。〈群体思想与宣教之再思〉，《胸怀普世 2005》。香港：中华福音使命团，2005。
2. P. Johnstone and J. Mandryk。《普世宣教手册》(Operation World)，陈惠文编。香港：大使命中心，2003。

[1] www.inf.gov.hk 政府统计处网页

[2] www.Nepal.karl-lam.net

[3] 『在一九八二年三月，洛桑宣教策略工作小组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特别会议，并达成一些协议，为一系列的词汇作出统一性的界定。其中「群体」是指：一群数目相当大的人，他们各人皆认为彼此间有着某些共通点，例如语言、宗教、血缘、居处、职业、阶级或阶层、处境、或数者的综合；从宣教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人群中数目最大一群，当福音被传开、教会被建立时，他们能在不用跨越障碍的情况下，明白及接受福音。』朱昌鍈：〈群体思想与宣教之再思〉，《胸怀普世 2005》，（香港：中华福音使命团，2005），页 78，转引自 Ralph Winter, “The Unreached Peoples Updated – Where Are We Now”, *World Evangelization* 15:51, (Mar-Apr, 1998), p.4.

[4] P. Johnstone and J. Mandryk: 《普世宣教手册》(Operation World), 陈惠文编（香港：大使命中心，2003），页 441。

[5] 同上书，页 442。

[6] 同上书，页 441。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九期，2007年七月。